



主辦機構：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專題】 讀董橋

編按：著名華文作家、《明報》兼《明報月刊》前總編輯董橋撰寫文化思想評論及散文多年，文章雄深雅健，作品備受兩岸三地推崇及肯定。從事媒體工作期間，更發揮媒體的責任與使命。近日董橋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傑出藝術貢獻獎」，本版特設專題慶賀。「董橋的散文之吸引人，是棄除了一切說教的『執着性』，平心靜氣地從中國文化的故紙堆裏撿出一份靈氣和飄逸……」本刊總編輯潘耀明透澈分析。「『董橋的世界』如此精彩與多彩，竟在幾代讀者閱讀史上開闢出了不同方向的『主題』……」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胡洪俠是編過四種董橋文集的編者，今撰文細說編董橋書的心得、精彩的《董橋八十》目錄，以至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字因緣。另外，還有董橋作品摘選，以及董橋的香艷讀書，一起深入讀董橋。

讀董橋

●潘耀明



▲董橋，一九四二年生，原名董存爵。（明報資料室）

董橋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香港藝術發展獎」之「傑出藝術貢獻獎」，已是較早的事了。《明月灣區》擬為董橋做一個專題，給他發了信息，希望他寫一篇短文，他一味推搡，只好由我來給他選輯一些文章，在他認同之下，不揣冒昧，就個人印記中難忘的篇章，做了一些摘要，因為篇幅所限，不免掐頭去尾，大大的不敬。好在每篇文章都有引處，讀者如有興趣，可以查閱原文。

對董橋的散文，過去有不少論述，似乎都有點隔靴搔癢。倒是我想起錢穆先生的一段話，用之於形繪董橋的散文，是再貼切不過：「……西方文學是站在人生前面的，他常領導着人生使之更往前趨。中國則不然，中國文學比較上以詩歌散

文做中心。那些詩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體描寫，他們只是些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偏重對於失意人生作一種同情之慰藉，或則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與歌頌。大體上在中國文學裏，是『解脫性』多於『執着性』的。他是一種超現實的更寬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學好像是站在人生後面的，他常使讀者獲得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他並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只隨在人後面，時時來加以一種安慰或解放。因此中國文學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賞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鳴者。」

董橋雖然學貫中西，他的散文似乎更傾向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觀，也就是錢穆先生所說的，是「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多是「一種恬

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但並不刻意歌頌，所以令人有「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他擅於隱退於讀者背後，在適當的時候給予安慰和釋放。

讀董橋的散文，適合於月下、溪畔、松間、靜夜，別有青燈黃卷的況味，那是都市人背後的一框寧澹的田園風景。

董橋的散文之吸引人，是棄除了一切說教的「執着性」，平心靜氣地從中國文化的故紙堆裏撿出一份靈氣和飄逸，以「匠心」代替了「機心」，是明末清初筆記文學的沉澱和昇華，典雅而幽致。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

董橋作品摘選

●潘耀明 選輯

邱吉爾的背影

邱吉爾勸年輕人挑書看書要精要少要像老年人那樣謹飲慎食。他擔心年少識淺，囫圇吞棗，鑄造主觀，來日重讀再也讀不破當年錯誤的領會，白白斷送了好書的啓迪："Young people should be careful in their reading, as old people in eating their food. They should not eat too much. They should chew it well." 文章大家不愧是文章大家，下筆總是這樣鏗然有聲，一句一個驚喜，就算道理偶有商榷的餘地，文辭從來如錘如煉，玲瓏剔透。我倒覺得年輕人肯看書已然難得，他們愛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似乎也不大容易阻止，一時間知半解甚或無知錯解也不要緊，年齡漸大重新再看一定別有洞天。少年以酒當水，老年以水當酒，那也是人生的規律。

邱吉爾那一代人愛書讀書是習性，書房裏藏書不足五千本算不得藏書，只算是"a few books": Thomas Morley說的。我在英倫那八年堆滿半層破樓的雜書少說也有五千本，歲月多情，生活無情，飄幾次洋搬幾次人書俱老，遺失的遺失，送人的送人，扔掉的扔掉，身邊只剩雅玩一堆，殘書數卷，離邱翁懷想的境界遠了去！幸虧他說無緣博讀群書也不要緊，有空摸摸書翻翻書端詳一本書也是清雅也是清福。他還說讀書可以不從第一頁讀起，可以翻出一句喜歡的句子讀下去，讀到不想讀了又可以再跳去讀別的段落。

（摘自《今朝風日好》）

我愛沈從文的字

沈從文一九三六年校注一九三四年初印本《邊城》覺得很難受，「真像自己在那裏守靈」。他說人事就是這樣：「自己造囚籠，關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來崇拜。」還說生仔真是可憐的事情，一個人記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事情太多也不幸，體會太多的事情更不幸。我從前讀沈先生的小說和散文覺得他記得那麼多事情真好。現在我老了，讀沈先生寫唐代服飾，寫團扇，寫銅鏡，覺得幸虧他知道和體會的事情夠多，遭逢生存和思想都給關進囚籠的年代，聆聽歌頌上帝歌頌太陽的喧譁，他終於勇於懷抱他的真知為他一生的操守和尊嚴淡然守靈。

這樣恬靜的讀書人從來不多。讀他的書看他的成就，我也從來不希望看到他走出他的著述疲於跟俗世的人與事周旋。從少年到老年，我一心靜靜摩挲他的細微，遠遠瞻仰他的博大，悄悄讚歎他的超逸。我甚至刻意錯過了同他通信同他見面的幾次機緣：沈從文是薛濤箋上的彩墨痕，一張航空信紙的問候，一堂燈紅茶綠的寒暄，終歸是對那一葉風華的輕慢與冒瀆。他的字我倒非常願意集藏。有了他寫給施蛰存先生的一封信，

編按：艾火開設專欄「名家與書香」，擬每月編選一篇名人讀書心得，以饗讀者。今期為《董橋的香艷讀書》，恰巧配合專題「讀董橋」，因而破格收入其中。

有了他在張充和先生家裏寫的一幅斗方，我更想親炙的是他一生常寫的朱絲欄長條章草小字。

那樣高挑那樣蒼茫的修竹墨影老早成了沈從文書藝的標誌。漢元帝時代史游發明的這款書法縱然斑駁陸離，傳到沈從文手中畢竟重新復活了：秦代隸書的波磔還在，圓轉方折的意態也在，不興連寫，字字獨立，漢朝善書的人都可以憑這樣的字入仕，沈先生寫的這筆章草體草草漢朝人看了一樣傾倒！少年時代投身沅水流域一支部隊充當文書抄寫公文，沈從文練漢碑隸書的生涯一練幾十年：「差弁房中牆上掛滿了大槍小槍，我房間裏卻貼滿了自寫的字。每個視線所及的角隅，我還貼了些小小字條，上面這樣寫着『勝過鍾王，壓倒曾李』。因為那時節我知道寫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鍾王兩人，活着的卻有曾農髯和李梅庵。」

不是我偏心，沈從文的字其實早就「壓倒曾李」了。

（摘自《故事》）

美好的老歲月

六十年代的老香港漸漸遠。戴天經常請客的灣仔飯香園連影子都不見了。我第一次結識羅孚先生好像也在那邊。一位老詩人張之荇先生一九六七年來香港，我帶他坐纜車上山頂逛了一下，也請他在飯香園吃晚飯，下山途中日頭微斜，翠影沁紅，老先生悄聲說：「那麼陳舊，那麼低調，那麼規矩，還是香港！」張先生是我的老師亦梅先生的詩友，一九三〇年代在香港做事任了好幾年，有香港身份證，戰後回餘杭老家，中歲喪偶，去了南洋陪他年邁的長兄，續了弦娶了一位年輕的僑生女子，八十年代哥哥過世後，他和夫人又遷回香港，住在他喜歡的上環唐樓。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前途那幾年老先生年邁多病，經常進出醫院還不忘追看新聞，等不到一九九七年他走了。臨終前夕，他拉着我的手輕聲問我那年我們去梅窩玩怎麼看不到梅花：「梅窩沒有梅花？」老先生喜歡跟我聊天，喜歡念他自己的詩給我聽，彼岸的風雨，個人的浮沉，前路的迷茫，他說他慢慢曉得，慢慢淡然。那些話我久久難忘，二〇〇二年寫《從前》裏的〈寂寥〉我用了那番領悟開筆：

……世道莽蒼，俗情冷暖，繁擾掛心的許多塵緣，恒常是卑微厚樸的鄰家凡人，沒有高貴的功名，沒有風雲的事業，大半輩子浮沉在碌碌生涯之中，滿心企慕的也許只是半窗的綠蔭和紙上的風月……

老先生精神健旺的時候談興更濃，有一回忽然跟我說他很想看一部香港拍的老電影叫《星星月亮太陽》。我記得那是一九六一年的電影，我在台南讀書的時候看的，秦羽編劇，得過金馬獎。老先生說他大哥在南洋看過這部電影，也知道秦羽演過一九五七年岳楓導演的《情場如戰場》，是他大哥要他看《星星月亮太陽》。我只記得秦羽本名朱董，也叫秦亦孚，母親朱潤筠是朱啓鈞

第五位千金，人稱朱五，「趙四風流朱五狂」的朱五。秦羽香港大學畢業，演姚克先生編的《清宮怨》話劇走紅，倫敦英國廣播電台請她去英國演《秋月茶室》（The Teahouse of the August Moon）。秦羽和宋洪、張愛玲那時候都是電懋的編劇委員。我不記得那時候有沒有影碟，不知道老先生結果有沒有看《星星月亮太陽》。老先生懷念的是戰前戰後的老香港。他想去台北也沒去成，他有兩個朋友在那邊，一位是陳定山先生，一位是主編《中華詩刊》的張作梅先生。美好的老歲月。

（摘自《文林回想錄》，題目由編者所加）

雲姑

這五六十年裏，想起雲姑我總會想起好看的小說。現在的小說不作與描繪淡然的哀愁和淡然的憂鬱，文學堂與上穿着衣服的人比不穿衣服的人少，常常是無端的猥褻伴着無端的歡笑。二十年前的Bryan Griffin已經在哀悼這套虛榮的語言了。B. R. Myers最近寫的《讀者宣言》（A Reader's Manifesto）也在懷念老派的敘事文字，覺得今日文人崇尚忸忸自大，筆下偽裝文藝的古典造型不是廉價的深澀就是廉價的庸俗。我在意的其實只是小說裏的故事。

我和我的小同學碰見過雲姑跟她的畫家情人癡癡戀戀的刹那。那是我們那條街上一幢荷蘭時代的老大宅，都說鬧鬼，荒廢了好幾年，後來讓回教互助會租去做會所，年年麥加朝聖團出發之前熱鬧幾個月，過後又是一年蕭條閑冷。我們常攀過後院的矮牆闖進大宅四周的荒園戲耍。那天黃昏，我們三個小鬼悄悄沿着遊廊觀察蟋蟀的行蹤，蹣手蹣腳摸到幽暗的轉角處，赫然發現那男人光着膀子輕輕摟着雲姑，雲姑的辮子散了，玉白的臉緊壓在那座油亮的胸膛上。

（摘自《從前》）

我們吃豬腳麵線去！

當時年紀小，老家擺筵席吃大菜最好玩。大菜分兩款。一款是吉雲居酒家的廣東師傅帶領一隊挑擔的夥計來燒一兩席酒菜，斜陽下香味飄滿後院的大廚房。一款是包給荷蘭流水席的辦館烹飪隊，天一亮一眾能手穿過後門闖進後花園外的籃球場上搭棚起爐灶，大鍋大鍋煮七八樣西餐招待朝夕川流的來客。從大廳到遊廊到花園到陽台都擺滿一小圍一小圍的桌椅餐具，讓穿着雪白制服的侍應穿堂入園上菜收碟。在這樣的大日子裏，我們這幫小鬼四處巡視，坐在芒果樹下歇息的大師傅見了開心。大聲喊小夥計端一大盤炸肉丸子給我們解饞。那是四、五十年代的色香味了，留色留香留味到今天……

【創作園地】

詩二首

●萍兒

立秋

夏轉身而逝
每一道瀾漫
亮了暗了
暗了亮了
時間的另一側
倒影着錯過的無限
今日成爲將來的往事
許多段落、生活
被隆而重之地忽視
我們需要一場形式上的秋
像往常一樣從一棵樹下經過
小雨剛好落下來
與海的磊落一起
我會相信
落葉的相信

二〇二二年八月七日 壬寅立秋

我將驚動夜色來愛着的地方

她的隨波逐流她的思想颯風
狂奔式的義無反顧與身懷自由舒展的技藝同行
夜的骨血深沉似海憂鬱成石
靈魂被語言的刀鋒割裂後頃刻得到安撫
現實擁擠的風一直在敘述
無法寬慰
比虛無更虛無
是今夜的高級命題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日

（作者原名羅光萍，為香港詩人，香港中通訊社副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

董橋的香艷讀書

●艾火 編選

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倒過來說，女人看書也會有這些感情上的區分：字典、參考書是丈夫，應該可以陪一輩子；詩詞小說不是婚外關係就是初戀心情，又緊張又迷惘；學術著作是中年男人，婆婆媽媽，過份周到，臨走還要殷勤半天怕你說他不夠體貼；政治評論、時事雜文正是外國酒店房間裏的一場春夢，旅行完了也就完了。

（摘自董橋《藏書家的心事》）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十年一編董橋書

胡洪俠

編按：『董橋的世界』如此精彩與多彩，竟在幾代讀者閱讀史上開闢出了不同方向的『主題』：在文學界，是課題；在傳播界，是論題；在收藏界，是謎題……

「董橋的世界」

遙想三十多年前在內地初遇董橋文字，閱讀中體會到的種種新鮮、感歎與衝撞至今記憶猶新。

從港版《雙城雜筆》（一九七七年）算起，董橋文字在中文世界的出版史與傳播史，迄今已有四十五年。

當然還有出版的熱情。算起來董先生少說寫了也有兩千五百篇左右的散文隨筆了。這些文字，因為讀者喜歡，各路出版家的出書熱情隨之持續高漲。

未能面世的《董橋散文類編》十二卷

二〇〇一年八月我去香港拜見董橋之前，已經熟讀了他的文集內地語版本，包括北京三聯的《鄉愁的理念》、《這一代的事》、廣東花城的《跟中國的夢賽跑》、浙江文藝的《董橋散文》、四川文藝的《董橋文錄》、遼寧教育的《書城黃昏即事》、湖北人民的《人間書》、天津百花社的《董橋小品》、廣東人民的《董橋書房美文》等等。

董先生在位於香港中環士丹利街的陸羽茶室請我午茶時，我壯着膽子說：董先生散文一九九一年進入內地後，先後有十個出版社出版了各種選本；讀者在呼籲出版精編精裝本。我又說，董先生即將進入花甲之年，正該出版一套新編的文集表示祝賀。

董先生竟然同意了。找好了出版社，確定了「類編」體例，我即大張旗鼓地開始選編，為此還專門買了一台複印機以在家中「共襄盛舉」。

分類編選董橋散文，我並不是第一個嘗試者，陳子善先生早已經做過了，台灣和香港都出過分類選本。我只不過「選」的胃口更大一些，盡量「選上」而不是「選掉」。然而給董橋文章分類很難。

類似的感慨。她在《董橋其人其文》中說：「有些文章原本是在談論時政或人物的，忽焉筆鋒一轉而成語文的問題，足見分類之不易」；又說「董橋文內每言為文之難，我看他分類也曾遭遇困難的樣子」。

這套擁有十二卷之多的《董橋散文類編》在二〇〇二年上半年編定，幾百幅插圖也已拍攝完成，原計劃年底一次性隆重推出，但最終因出版社原因未能出版。二十年過去，舊事重提，當然不是要追究責賠。我只是想分享此次「大規模的失敗」給我帶來的兩大收穫：其一，我發現董先生的文章對於喜歡編選文集的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類似的感慨。她在《董橋其人其文》中說：「有些文章原本是在談論時政或人物的，忽焉筆鋒一轉而成語文的問題，足見分類之不易」；又說「董橋文內每言為文之難，我看他分類也曾遭遇困難的樣子」。

在內地一紙風行的《舊時月色》

如果不是南京張昌華先生編著了那本《他們給我寫過信》（商務印書館，二〇二〇），我都不知道董橋先生和他通過那麼多封信，其中有幾封還提到我。

應該是一九九八年，當時還在江蘇文藝出版社供職的張昌華，寫信給在香港一間大學工作的董橋，希望能出版他的散文集。董先生當時正在給《明報》寫「英華沉浮錄」專欄，每天一篇，吸粉無數，明窗出版社的「英華」小集也一冊接一冊地出，都出到第九冊了。

歲月匆匆，轉眼新千年都已經過去了，張昌華要出董橋散文的念頭還在，他不僅繼續寫信，而且不斷寄書。二〇〇一年秋天，他給董先生寄去了《蘇雪林散文》，又寫信希望能新編一本董橋散文集。董先生十月四日回信說：「蘇老師的文章正可重溫，高興極了。」

當時我正在編那套十二卷本的《董橋散文類編》，董先生把張昌華組的書稿交給我編，肯定是考慮到當時他已發表的所有文章我都很熟悉，編起來順手省力。我看了江蘇文藝社的「設想」，覺得除了作者版稅太低、編者稿酬更低得不像話之外，其他也沒什麼難的，就痛痛快快地應承下來。

董先生曾對出版社特別談到文章刪節一事。「我只要求要刪的最好全篇刪去不用，」他說，「千萬不要刪文中字句而若無其事的照登文章。」類似的要求他和我講過，實話說，我做不到，出版社也做不到。

編得成？「舊時月色」豈不成了「年年雲遮月」？

我受董先生委託編的他那本文集最後定名《舊時月色》，二〇〇三年十月出版。編這本書時，我翻遍了當時能見到的繁簡版本，研究了陳子善老師業已編印上市的董文「全編」、「選編」、「類編」等各種編法，遲遲拿不準究竟如何才能編出新意。

「親歷、親見、親聞」之事，很多段落乃至整篇都稱得上是「自傳」文字。既然如此，何不依他求學、工作的地點為序，編織出一幅「自傳」風景出來？他寫作時筆隨意轉，辭由情牽，不會按時間先後與地點變換順序去寫。可是，文章編排時卻可以空間轉換為序，再適當考慮時間早晚，待出版之後，讀者倘若能從頭讀到尾，那麼，書中所選的百餘篇文章，也就成了時空交替之下董先生讀、譯、編、寫生涯中連續呈現的一百多個片段。

是，書分五輯，依次為南洋、台灣、倫敦、香港與內地，共選文一百一十六篇，始自《舊日紅》，終於《冬安》。董先生欣然同意我這樣的編法，稱讚說「很有新意」。

此書出版第二個月即加印，一共印了多少次，準確印數是多少，我不知道，董先生也不知道。五年合同到期後，出版社想續簽，董先生不同意。《舊時月色》出版後，董先生又寫新文章無數，其中「自傳指數」比較高的篇章比比皆是。我一直想新編一個《舊時月色》增訂本，二〇一一年甚至還和當時在廣西師大出版社做編輯的曹凌志籌劃過此事，無奈董先生還是不同意。

「董橋先生忽然七十歲了」

二〇〇二年立秋前三日董先生為《董橋散文類編》寫了篇小序，開頭即說「匆匆六十」。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我為《董橋七十》寫編書「緣起」時，第一句說的是「董橋先生忽然七十歲了」。

這次編《董橋七十》，我追求的是以「詳今略

古」的原則，營造出「七十自述」的格局，所以只選念事憶人、述己懷舊的文字，而他寫父執、寫師友、寫同輩的文字最合我編選此書的旨趣，因為「他傳往往是自傳」。

我先是當時行世的董著三十三種初版本中選出一百零二篇，然後前瞻後顧，左掂右量，最終刪減成七十篇。每一種書都有文章入選，唯在《從前》、《故事》、《今朝風日好》、《橄欖香》等幾種書中多選了幾篇而已。

無書籍之《董橋八十》目錄

新冠洶洶，疫情誤事，所誤之一，即是耽誤了《董橋八十》的編選。這些年香港去得少，去年忽然想起董先生八十大壽將至，《董橋八十》該啓動了，遂用郵件與他協商。

前些天我的「董橋文章編選綜合症」又犯了。忽然想到，疫情當前，交流不便，雖然出書難，賣書更難，《董橋八十》可以暫緩，但目錄卻不可以不編。《董橋七十》出版後，董先生新書又出了至少十一種，有退休前的文集，更有退休後的「專著」（《讀胡適》、《文林回想錄》）。

我甚至想，大數據、雲計算統治下的多屏閱讀時代，編書這件事情可能變得更簡單：把「目錄」編出來其實就可以了，讀者大可「按圖索驥」自己製作出獨一無二的文集。

這是我編選董橋文集出的最新道理。董先生的文章就是如此好玩，就看你能想出什麼樣的玩法。我甚至都做好編選《董橋九十》的準備了。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新書訊】

靜翹

總有一個小島會俘虜你的心



《不工作，去海島——粵港澳大灣區的藍色戀曲》 行者老湖 著 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 2022年3月

打開這本書的扉頁，一大片蔚藍色的海洋映入眼簾，還有海邊上的沙子與貝殼、海岸上那座燈塔……一系列的大海元素在指引着讀者進入海洋的浪漫中。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